沈氏日旦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三年秋

何高兩太史合論序

夫爲治與論治異善爲治者因俗宜民不以我之學識用若論治則舌底臯夔毫端卓魯一切生亂之夫皆能發愚治之語以欺世而用之必至于誤國嗟乎今天下併無論治者矣即有之

非臆見特陳言不足以觸忌速禍祇貽笑耳然其陋皆釀于不讀書譬草澤醫者不知素問爲何物于以切脉發藥危矣不第病者危即醫者亦危也前輩能讀書而論治者代不乏人友人閔士行梓柯大復高伯宗兩先生論以行于世允哉瘳疾之方書不啻大醫王也予細按其旨皆吐申韓所欲吐發申韓所未發而困厄以匡救時事駁其紕謬其有裨于治術匪細嘗試論之

風雷霜雪皆天澤也貶竄誅夷皆主恩也姑息
者事之賊調停者國之蠹也自宋儒以申韓爲
刻而趙社頓墟如瘵疾之不起翻巧爲之詞曰
王安石用周禮成靖康之亂漢文帝用黃老致
刑措之功夫靖康之亂自有章惇蔡京童貫諸
戎首在而偏以咎迂濶自用之安石即申韓刻
不至此孝文所以構七國隙者在忽賈誼策不
用而驪就絳灌縱刑措哉亦功不掩過蓋不善

用黃老術者而偏以爲功卽申韓不顛倒至此古之善爲治而暗合于申韓者莫若僑與亮一以嚴治鄭而鄭治一以嚴治蜀而蜀治乃申韓係先秦書子產所未見也孔明奉昭烈遺命而手錄之以進後主後人胡攄而貶之哉特狃成敗見謂非死秦獄焉耳嗚呼噫嘻天欲殄無道秦假令八姦七術之說得伸則斯高之詐不售秦無興機非豈有生理哉不然書行于萬世而

命不延于一朝自古及今有是哉何高著論以箴世幸其人不存故其言不諱賢士大夫庶作虚舟飄瓦觀乎大率抱經世之願者不當自落于立言之科使亂賊諂媚得以爲備世之斯高其心而不敢輕發者多浮慕賈誼而無心用之浮慕韓非而無力保全之者亦多以故熱腸之士受禍最慘若兩先生者度内之識竟爲筍中之藏不以獻也盖鑒前車而又不忘經世者乎

未可以文人目之矣

朱康侯詩集序

蓋稽漢唐宋宗盟以才名傳者最顯赫爲向爲白爲汝愚然皆率其當代所尚以自赴于功名之會未有時所棄置之詩在學士家猶弁髦而王孫顧嗜之也者朱康侯耳備熟予而未嘗識荆州也去冬于黄海鶴先生座上彼此相目有然明叔向之葬因北面予出所著景運集萍草

羔雁詩相質予諦觀之才雄而思雋淼淼乎其不可禦也滔滔汩汩如水行地閃閃爍爍如霞麗天絕無寒酸輿裘馬氣細按其脉則力追先進者非時輩所知也夫學詩與學草等草不從習楷入詩不從讀書入皆無源之水易散之霞也康侯喜讀書又能論次品題以商于知巳故其詩居然大雅有初盛之遺風焉卻有恃才處項刻千言予代作東里稍加刪潤彙爲一編非

恃康侯之篤信而虛懷敢漫爲徐穆耶古人斂捷原非得巳滕王閣賦一夕而成豆箕詩七步而就或廹之也以故永和修禊有鎮日不成一字者殆十有餘子若今人卽席賦詩括帖唐塞夫安得有佳句哉萬曆癸未甲申間賢宗朱貞吉游杭與先侍御襟江府君善其時尚諱姓名爲來相如今俱作古人久矣貞吉先生詩才盖代康侯其追配者乎

梁維寧梅花詩序

夫卉之至芳者莫如蘭菊然而無實也至艶者莫如桃李然而無馨也至于蓮則實矣馨矣芳艶備矣然而無節也孰是傲霜雪埒松筠者其梅乎帝臣以和其羹處士以配其鶴不苐用弘亦韻勝焉東閣南枝垂垂多致惜哉獨清于一時不能遁茂于四序以故繪家寫生供齋壁几案間玄玩然而繪一幅僅得一幅能室室懸乎

士士賞乎則徐熙粉本隘而且暫不如何遜佳句廣而且長也晉陵梁維寧和高季迪太史梅花詩八十一首其才其調其思種種動人伯吟克紹先業出家珍示予予謂咏物之難也如繪家描容寫眞非若畫鬼怪者可臆擬以欺世也神情骨肉纖毫不肖則張翁之像見者疑爲趙叟咏物亦然梅花之似是而非者白疑于梨紅疑于杏時又相及也特香與幹異耳維寧辨此

至詳矣古人咏物每借物以達其無聊之況所謂奪他酒杯澆我塊壘者近是宋玉之賦風也曹植之咏萱也陸士衡之咏園葵也意在筆先非漫無寄托焉者維审咏梅亦若是則已矣

漫游草畧序

夫游非涉境已也心靈變化悉證合于法象以故古人游名山大川因而有記游王公大人之門因而作賦若云登臨人所獨也置猿獺于何

地矣禽鳥之飲啄亦與斯人酌噉不異但不能
抽思覓句耳然則詩文非但免俗寔幾希所關
卽無奇思警句猶賢于没字碑遠甚而迂儒視
爲不切之務戒子弟勿作詩古文辭更呵其漫
游引董生三年不窺園作據遁天人策未見出
人意表祇以正誼明道不計功利之常談聳動
宋人而漢唐迄今大儒無宗之者正以其胸字
筆底少靈活生動之趣則不好游之故也自非

然者司馬子長何故適越而文逾豪張說何故適楚而詩更恍耶晉陵許聚初以筆耕者也垂老倦游而硯田不熟者累歲譬持齊紈蜀錦走丈身之國固不售而仍走齊蜀亦無是游法也茲將梓其文與詩爲入燕計號其草曰漫游漫者聚初謙言而游則其實歷也五都之市見結綠火浣有按劍盻者乎鄒枚嚴馬非梁孝不曳裾應徐王阮非陳思不授簡盖聲氣合也自戰

國尚俠不尚文用舌不用詩而雞鳴狗盜之徒進猶云得士左矣雖然詩文原有定價世不乏慧目人聚初可自信也何藉乎言作曹丘爲

秋浦詩引

蓋聞四時之氣惟秋最悲秋者揫也寓收斂意焉情放而候爲之束騷人韻士輒吐其不平之氣以故宋玉不傷春而傷秋杜甫無夏興而有秋興良有感也夫揫于時者尚爾況揫于地者

乎新都陳茂才出秋浦詩示予予覽之凄然核其槩皆自長干詣秋浦道路往還所經所觸之愁緒也古人奔王程趨子舍則詩以述懷秋浦之役急友誼哉而風霜跋履勞苦備嘗歌以志之識不忘耳不忘而寄慨于詩詩出而觀詩者核所以作詩之由則勞亦佚也苦亦甘也雖然人亦有言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谷風之歌可以怨矣而未能忘也茂才以苦勞自傷而

予以忘勞苦之說諷則風人百爾之贈乎
天以雷霆擊妖孽每歲凡幾至于鶯鶴笙鼓下
迎仙道苦修之士但載神史世人耳目未經聞
見也人主以絞斬笞杖徒流磔者爲刑書律令
與衆相戒至于賞善酬德非不故事舉行未嘗
筆諸簡冊以其典旌其𡠇也由此觀之惡惡長
而善善短天道主術皆然矣論人者但壹于褒
美以示厚壹于忌諱以避薄是鄉愿也惡人何

憚而不爲惡事哉

國君夫人淫亂者多矣文姜宣姜哀姜南子不一而足直至齊桓公誅哀姜而後俱斂跡天子后淫亂者多矣呂雉武曌韋后不一而足直至唐玄宗斬韋后而後始斂跡蓋惜生畏死不如此則不動宋多賢后或因此提醒豈天性耶

寺人頗有賢者于謙得 景廟懽心藉與安道達其忠也王守仁幸免于禍獲保首領皆張永

扶持力也不然徐有貞江彬早剃刃矣迂儒不諳臣術將以爲結內乎則　鑾輿復辟逆藩授首誰之功哉

讀書者以我之神會古人之神則如覿面授受此前輩相傳法也但我不同矣有賢智之我有奸邪之我有庸愚之我以豪傑測聖人度內尚隔一膜況亂賊乎鴻飛天際楚見爲鳬越見爲乙故男子所受之苦所享之樂必非婦人可臆

揣而中者此讀書之喻也

萬曆間武昌府司理徐有祿爲仇民所弒長與縣令石有恒爲亂賊所弒有之不祥如是夫湖廣巡撫趙可懷爲宗藩所斃四川巡撫徐可求爲土官所斃可之不吉如是夫豈有者無之漸可者不可之伏歟命名者愼之

庚午八月初六日渡秦淮河採入闈諸友同舟者皆四方人也語云古今但有世將世相世世科

而無世文因屈指文人皆無接脉者僅眉山蘇
耳其語亦確特紀之

嘉靖間有妖人曾光惑亂民心大索不獲萬曆
間有妖人趙趕猪邪徒猖狂亦大索不獲夫欲
獲妖人未有不以精誠禱神重賞動臣民者也
禱不誠賞不信不重但虛文奉行即曾趙亦臂
過亦開湯網矣其何能獲

凡事起于相激相激則極重而不可挽東方朔

爲乳母居閒太學生三千人爲稽叔夜居閒術異而濟不濟懸矣故進言者當默動其眞性不當明挑其客氣嗟乎血肉之軀具員者多深心大力者少以故五百人不能脫田横三千人不能免稽康也雖多亦奚以爲

察雞豚畜牛羊古人以爲不義蓋其時祿厚足俛仰事俯育故不屑侵細民徼利今之時惟廉吏廼肯察畜及此若貪墨吏四知之金無不受

也四民之業無不奪也何暇及雞豚牛羊之細乎反藉口孟獻子不察不啇豈不巧哉公儀休拔園葵去織婦此即蒸梨不熟意也當是古人托詞若今時命婦肯種葵習織則競以賢媛目矣豈其反戾女德而被黜乎

妺喜戴男子之冠以亡國何晏繫女子之裙以亡身說者謂之服妖陰陽反常不正之甚未必此一事遂足亡國亡身而其他所爲皆類此夫

安得不亡也女效男裝始于娼男效女裝始于優良家摹彷娼優貴賤無等此卽披髮祭野而卜其淪于夷蓋先兆也

煖耳之制與進賢冠式配合雅宜施諸巾加諸帽頗不相宜惟風領與巾帽相宜人顧鄙薄不屑戴者皆犯上之念也長安例百官未賜煖耳不但入朝卽在外私居部堂官亦不敢戴大宗伯李九我園一玄紵風領大廷尉鄭繼之戲曰

先生反戴了盖譏其不用貂也李曰吾純綵表裏如一不似今人以野獸皮毛雄也此言巧而頗峻覺太傷時然亦見大臣風采

庶常進衙門侍教習舘師之側例分左右班此班一定不易或告假在邸或因事回籍缺員不因人數多寡增減萬曆乙巳間偶左班六七員右班僅緊先生從宇一員適奏黃狗搖尾就緊同僚微作歇後語相謔曰貂不足舘師及衆門

生忍笑不敢出聲此謔亦巧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者駱係予受業師親以告我非傳聞者也

冡宰周敬松先生名嘉謨楚人也爲官正氣曾宦蜀中漸臬先期太守得夢張翼德懇其作伐欲娶周第三女爲夫人及敬松冊將抵夔州張王又托夢云明日至矣仍以姻事叮嚀太守具以其夢白周周驚訝即轉身至內艙告其女女

亦無難色是夕女竟昏迷長逝至今肉身塑像現存此賀别駕語也其尊公曾爲蜀中二守語或不誣坐客共聞者張廷評關若韓孝廉娅命

徐光祿文郊時庚午八月十三日也

古人爲下下人立言自不作上上人語宋眞宗勸學文有富家不用買良田等篇王荆公有讀書萬倍利之句皆權敎也若訾其以黷貨訓則旨反晦而人益迂濶視矣

華履乃胡俗也元朝始有之故金兀朮輕朱曰直用靴尖踢倒耳小說載高力士爲李太白脫靴帝前大唐時尚未有靴也殆謬耶

斯人在世不能獨而無與一切飲酒看花登山等樂必得朋友共之方快于心實則可以朋友稱者其人絕少大抵皆伴耳榮悴相形雲泥逈隔故一友貴即失一友一朋宦遂喪一朋向時與我作伴者今復伴他人焉譬諸娼妓今日伴

商賈侑觴明日調絲弄竹倏而伴公子矣後日歌喉舞袖倏而伴侯門矣介性之士豈堪頻易伴哉

禪門宗語眞僞相半猶儒家講道學話不可全信不可全非眞則賢聖之徵心僞則盜賊之說謊看語錄者勿爲所誑必配合其人之行事而後可

世人結納名士于未遇時冀其榮顯念舊破格

提携俗呼爲燒冷竈乃有媚神祈福者牲牷鼓樂神覩之則燒熱竈矣必不墮其彀中人亦何愚而虛費耶不觸其怒不降殃亦幸耳

世態浮薄旣登通顯則微時故交絕跡門墻另有一番新客來往猶可言也更有一番狠僕眈眈虎視以傲睨舊日親朋若人良心喪盡不久卽殂蓋氣盈不復有加此理鑿鑿不爽予所見多矣

世間有好人而做官不好者昏也弱也有不好人而做官好者明也强也論至此則國家用人與其用好人不如用好官地方得蒙福耳

千里馬堪用處第一偵卒飛報緊急軍情第二驛置荔枝等異味第三逃將戰敗而奔敵不及追餘無所用之

上智之人留意性命之學從事詩文之業與富貴日遠下愚之人習懶無恥玩愒歲月亦與富

貴日遠惟中材與富貴相生死耳
仕途惟詞臣所値皆順境也無災無害直至公
卿此其常耳若外官起家一路功名到白頭中
間不遭遷謫者其人暖昧多端不可方物目前
得二人焉其棄城而逃猶矜疑未決者爲王化
貞癸丑進士不六年而卽開府遼東其引虜犯
闕先擅殺都督毛文龍令色礫示者爲袁崇煥
己未進士不七年而卽兵部尚書此二賊其撈

祿云

楚狂不知何許人也相傳姓名曰陸通然孔子龍德自居狂以鳳德擬之非其質矣子生平未嘗至楚臨河而返想接輿相遇茲其時歟所云今之從政者未必不爲竇鳴犢舜華發也不然亦妄見其殆耶

予向以方命二字爲過于固執不能通方遂致盧民近見傳燈錄所載祖偈方便呼爲智此所

謂方迺方隅之義也因物應應隨方取便總之以無我爲主方命之徒自以爲是不肯與人方便者亦自以爲是其受病處皆在有我儒釋二教旨寔相通存是說以取証于來者

老氏道德經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六祖壇經不思善不思惡蓋懸善爲福先思惡即爲禍始其旨相通但道家標其當然釋家剖其所以然耳

茅山三峰連峙大茅中茅小茅相傳茅氏兄弟三人學仙來止于此因以得名九鯉湖亦云兄弟九人羽化而去俱乘赤鯉故也匡山亦以兄弟七人結廬于此而得名夫塵世相妒相伐者莫如兄弟兄弟共好道出家亦希有之事即此已成半仙矣嗟乎象而能如舜也則與舜共登仙籙而舜亦豈願爲天子哉

世亂而人思亂皆以貧故然目擊時政衆懷不

平實爲之因故遏萌者急宜崇奬恬退乃人主自爲社稷計耳夫人貪廉天植其性一官猶戀不忍割患得患失况有重于官者肯不隳名義捨性命以圖謀乎孔明之不負先主當吟梁甫時已預卜矣桓溫劉裕之篡弒其卽蓄念于勸王之始乎

徵聘風馳薦舉蔚起則人皆砥節自愛說者曰從此人皆暾名以待舉飾節以望聘未爲得策

也此說非是與其眞歷喪也寧僞廬墓耳與其眞絕裾也寧僞割股耳語云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予曰惟恐不着假

都督毛文龍杭人也以布衣起家賜蟒玉衣帶尚方劍駐師皮島經畧袁崇煥襲殺之以媚虜朝議置不問此巳巳五月間事也夫文龍反跡無據又無密旨擅作威一至此哉冠縲中無斥其非者豈但乾綱替而淸議亦掃地矣至

巳巳十一月崇煥引虜入犯相持月餘不發一矢且運米以餉虜幾危　宗社始崇煥欺　上有五年滅奴之語至是反情盡露總兵滿桂備發其姦　上命緹騎逮之庚午八月磔于西市冠紳猶作回護語此未必邪慝念大抵蠢也看

科目二字太重了

米元章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皆以才名顯而蘇子瞻尤聲施籍甚諸君聚樂以爲依歸一時

輕薄子相嘲云蘇門四學士殊可笑也假令四子中有位高居政府者則子瞻且降爲門客與三學士埒矣俗吻品題大率如是自昔已然何惟今日之輿情也

瞽者衣錦已不覩也而以供人之覩聾者吹笛已不聞也而以供人之聞皆用心于外也嘗見夫兒戲者爲主爲從爲騎竹馬爲執旗杖傳呼互相更代以爲樂而旁人覩且聞者等無有二

自至人覩安見軒冕之爲尊輿隸之爲賤耶
山澤之叟豈無驛馬星動而足不踰郊永巷之
媵豈無紅鸞星照而寵不下逮市井之傖豈無
文昌星拱而名不登榜則星說窮矣畢竟以子
平爲主四柱同也而生于寒門僅傳一第生于
帝王家迺貴不可言則子平術窮矣畢竟以堪
輿爲主五代時有楊行密故事則堪輿術又窮
矣畢竟以德爲主傳奇載渡蟻還帶二因果風

鑑之轉移亦全憑陰德也

擇禍莫若輕擇謗亦莫若輕用人無求備責人亦無求備衣洵不如新若取其適體而惜福則舊更便也人洵不如故若遇豪傑于傾蓋則新更難也

宋睦州人方臘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此其事不遠非僻無可考者而　昭代襲之則儒臣不學無識故也

幹離不粘沒明才不踰人乘宋君臣之昏庸而侮之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等何代茂有徽欽胡自而售其奸耶中材流于不肖圖富貴也勉爲賢善亦圖富貴也全伺上意所嚮逢迎遷就然世之眞正豪傑眞正僉壬其人絕少惟中材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非大有爲之辟豈能化枉歸直爲臣隣藏拙哉

水仙蒔時犯鐵器承不開花此金尅木之理也

因其性喜水故名水仙而忌見鐵于金生水之義何居閩中棕梨樹將萎以火燒鐵釘置幹中則復活殊不可解格物者察之

客有言語不謹者云遷謫官皆不肖予枚舉示之周有栁下惠漢有賈誼董仲舒唐有韓愈李白宋有寇準蘇軾　本朝有王守仁海銳不獨予一人已也

名從利生者十九利從名生者十一假令巢許

無竟嚴陵無劉秀千秋萬禩後何自知其超越哉

古之名將設伏以待敵而敵不入彀者頗多偶爾巧中便誇神筭垂聲青史自予論之用間用偵用伏此三者乃兵家切務然必須知彼知已互衡其分量乃可

鶬鶊即黃鸝也食其肉能止妒梁武帝試用之而郗后妒因以減半豈寶誌公神通不及一鶬

鷓肉哉予謂此即誌公神通所黙轉也不然鴿
𢈔淫甚而貞女之食鴿肉者豈遂至隳節耶
塑像繪像者于從神體貌獨小雖特意尊崇本
王然貴賤賢愚豈以形骸鴻瑣爲區別哉不通
極矣以施于防風氏巨無霸則可以施于晏嬰
則尤不可若用童子侍立亦須細意酌量
設諜非難用諜實難李左車田豊等皆出奇策
愎不用也論者多侯𦾔之善畫竟不知信陵能

用謀故底績耳愚陋之識與英杰所見枘鑿不入侯嬴勝李田處在不輕以謀嘗必俟其退悔追求而後告之不然亦未必遽聽用也

稽康不喜吊喪特托詞耳人生于情康獨無情乎既云人道以此爲重康獨無道乎祇因康名重名高交游衆多不勝其吊故爲是說以掩之懶也非僻也假令竹林諸友或先朝露亦槩不吊乎

世有極相似者四方六合婦女哭聲是也一切禽鳥卵味是也一切兒童嗜好是也宜異而同可以封域倫類擬哉

一日之間一人之身自朝至暮有必不可缺必不能罷者數事曰梳頭洗面曰飯曰茶曰矢曰溺而孩子獨多一事曰哭婦人獨多一事曰笑一切成人之無骨無恥者更多一事曰說謊是亦不可已乎

漢光武共知其爲中興主唐肅代德共知其爲庸主然三宗能用李泌而光武反不能容嚴陵致其浩歸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豈虛語哉雖然李巽而嚴顯李宰相之才救時之品嚴山林之器傲世之資也肅代德在長源包荒中光武子陵彼此不相包荒各執其是雖不能行事使之義而終始交情于友道庶無忝云

庶民之家丁多者以萬計或有合族不滿十人

者至于帝王天横之派自夏商周漢唐宋歷考
之靡不雲仍千億不可勝紀此未必堪輿旺丁
使然夫亦殯御繁而奕葉廣耳
廉介一也而起念不同有謂天道好還多藏者
必厚亡非輪廻之受業報即子孫不肖嫖賭蕩
盡而後已此以見解起念者也有謂恬憺可以
養德真有不屑不潔者存而厭彼華膴此以本
體起念者也有謂功令甚嚴特矜苦節希占上

考此斤斤以一官起念者也以官起念者仍以官轉念倘墨者必升廉者必黜則懸魚于白晝者未必不攫金于昏夜故曰人心惟危天下清官有三種末一種最險仕途當避其兇鋒舉子第不第全不係文之優劣有文劣而得儁者有文優而老死牖下者皆命也著書立言之人姓名有傳有不傳亦全不係書之優劣以故古人之書垂來禩者十不得一焉皆命也

衛詩乘彼垝垣以望復關考廣輿記復關隄在開州古黄河岸北盖地名也而註云復關男子之字也晦翁自用一至于此

風雨雷雪乃世間必不可少之物然多則取厭于人而壞田禾致疾疫且有損焉惟日月不然光景常新以故見一番有一番之趣味懽樂夫朋友亦然矣有當一月一見者有當半月一見者有當十日五日一見者邁種之倫命世之士

見一番有一番議論有一番識度才情出人意表即日日見不厭也夫豈惟燈前尊前花下牖下山間水間即睡夢中亦不可隔離者此竹林諸賢莫逆于心而真能忘世也我輩之苦在無日日可見之友耳

平淮蔡之功全屬李愬其時裴度爲元帥諭愬弗行偏裨禮而愬依然披執伏道旁且云叛鎮久矣不知朝廷之尊命如是則體統方肅度與

懇供不可及也此此卽臨卭令王吉謬爲恭敬意乃王吉厥後泯無聞焉又未聞相如薦之若曲逆之報魏無知者此俱不可曉

士子下第後察顯者有怠色闒者有拒容輒感嘆不平總因自心起見物情未必爾也彼先無期許之念安有炎凉之腸先無料其登第之心安有輕其落第之理但失意中妄結此虛相所見無非竊鐵也者闒人無責矣顯者當加意周

旋非但厚道恐是夫日後得意追憾前愆遺其辣手而受者猶不覺也

近習最可厭者妄作四言詩郄又不能造句依然掇拾毛詩中語雜以自己詞頭譬村婦貸得夫人珠翠不敢全插又把三家村時樣紙花配搭更覺村氣

佛之滅度仙之尸解皆示人以脫離之相不欲纏綿久在塵世也其以像教以墓碣特塵世寄

思慕焉耳恐非佛仙本意

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撰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者舊亦七十二人識者笑之但平原君至楚合從何以門下士竟不滿二十耶觀毛遂自薦不第十九人外漏遺者多即十九人內冒濫者更多矣

閱陶貞白所譔眞誥仙人男女參半獨文士絕

少華意見爲累也愚婦人篤信而不轉念遂能坐[illegible]此道乎弋說中偏憎比丘尼但有見于下愚之多無見于上智耳晚年悔之紀以示懺

三茅真君長曰盈次曰固季曰衷盈以髫齡出家成道故其顏始終若童固衷爲刺史歷顯官晚而脩玄則[illegible][illegible]鬚丈夫焉流俗扭像而不考誌誤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幼之弟黃冠亦作此說山人士大夫皆信之道[illegible]塑說齊東野語人胡可一日

不讀書也

王維有送秘書晁監還日本詩李白有哭日本晁卿句其名不存而以官著盖晁乃夷人入仕中國者古人立賢無方見中國廣大氣象非後世所及也

譽博學者曰腹笥經肆非美稱也藏蓄多而性靈少猶笑膏粱紈褲子弟爲食厨衣架云爾

詩人有以三紅壓韻者未悉其來歷黄巽龍討

得是宋人故事應子和詩一蠟炬知燒紅一風過落花紅一兩岸夕陽紅人號爲三紅郎秀才張三影亦類是予閱唐人李賀詩集一酒客背寒南山死一提携玉龍爲君死一竹黃池冷芙蓉死一彭祖巫咸幾廻死一七星貫斷姮娥死一九節菖蒲石上死一黃河水合魚龍死一筇竹千年老不死一南山桂樹爲君死一朱旗梟地白虎死一青狸哭血寒狐死一不惜倒戈死

一白草侵烟死一秋白鮮紅死卽謂李十四死亦可也長吉慣喜用不祥字若迂儒則又以爲詩讖矣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庚午宦稿

聖人戲應故人而其技窮矣夫夷俟者戲之也予待之亦不以禮蓋卽以其法應耳且士之遊方外者若禮教束縛而頹然自放非大聖人彫

督過之則畧不徭省吾夫子自待弘而應物有
術嘗以此處原壤矣夫原壤何如人哉勇于立
異而而舉動不安于庸習爲佯狂而流品漫無所
厲若呼爲老氏之流謬矣老氏者子所就而問
禮原壤者子正惡其無禮者也其于子也業已
倏其來又何必夷其體想夷者特彼人之故態
而倏者非此物之本心記者于此欲甚其罪狀
反寬其筆伐而加以夷倏之名夫子于此不摘

其臨喪之棄禮但數其閱世之小疵以報其夷俟之失所云幼不遜長無述壤之實錄也老不死是爲賊子之詭詞也杖叩其脛壤之自取而子之稱施也子生平不輕詬詈一人而獨以加諸壤蓋壤之不自揣者存以此法概用于夫子況事不可訓詎令及門見耶而于以鋤其傲氣破其積迷即權教也子生平何嘗搏擊一人而偏以施諸壤蓋壤之敎如是者欲以此態玩弄

吾夫子然閑不可踰豈因親故恕耶而于以聳其前愆與其後悔亦厚道也曩時升木而歌有視如桑扈之返真而借歌以代泣壤本非可絕之人一旦筋骨自弛竊附于儒家之佚老而侮聖以自高子仍示不屑之誨乃原壤承此不聞飾說遂非又不見蹶然起謝而默以聽之其相喻也微矣原亦豈常人也哉

皇明由拳名士解元趙維寰評 字無聲

戲應譃詞小儒讀此必謂不倫夫割鷄牛刀何嘗不戲莫把聖人看得太版方了

勾踐事吳　庚午官稿

以復仇觀越見事大之智焉夫吳越世仇也微勾踐能事之則以大蔑小越其如吳何哉且越之隣于吳也吳大而越小其交全不以道然在春秋時皆好兵之國也仇深而勢不敵必須用智焉自吳既滅之後越擅覇名方吳得志之秋

越會忍辱豈不嘗事之乎當時吳所以憑陵勾踐者未至如鷹鸇甚也皮幣犬馬珠玉莫獻于庭廼句踐所以請命于吳者不但如太王已也養馬嘗糞羈囚備嘗其苦凡可以動吳君臣之憐者靡不爲也而因以動中原同病之憐則左袒越者不少凡所以觸越臣民之怒者蔑不試也而借以觸天下諸侯之怒則切齒吳者必多惟切齒吳而吳援始絕會稽之困遂成興機總

欲取故與之術惟左袒越而越計始俾臣妾之羞糊成大勇實以退爲進之謀吾聞卑伏以佚敖狐之智也而句踐師之一切詭譎皆圖史所不載者雖蠡獻其策亦句踐能用之也而沼姑蘇之禍心已包藏于石室矣吾聞將擊而斂翼鷙之智也而句踐法之一切僥倖皆尋常所不料者雖蠡助其成亦句踐能甘之也而誅文種之毒手已先試于夫差矣卒之滑筋既擢齊社

復昌平屍繞鞭楚鼎旋定獨吳則一亡不再振
也句踐報仇之氣其可當而事大之智其可及
哉
皇明由拳名士解元趙維寰評 字無聲
事儁鷙最直截是王智事吳多屈曲是霸智
通篇喫緊全在仇深而勢不敵必須用智焉
十一字可當陰符一卷
句踐事吳 其二 庚午宦稿

事大之智有再見于越者焉夫句踐非屈于人
者而迫以不得不事之勢則事吳即其智也且
交隣國者壤接則勢必相圖敵堅則驟難得間
以小事大自太王而外踵故智者又有句踐焉
夫句踐與夫差苗裔均出于神明而云蠻夷之
國者緣素昧睦隣之誼耳越與吳星精並屬于
牛女而云得歲與否者特謀臣無聊之詞耳遡
其搆兵之初蓋互分勝負焉然而小終不可以

抗大則與爭一旦之命非完策也揆其開釁之始亦各分曲直焉然而大終不能以字小則務爲萬全之謀當巽入也句踐有術于此附腋之患不用剛而用柔柔則忽忽則恃機穽所伏吳能逃其彀乎此以媚吳者驕吳而爲所媚者亦誤認以爲越眞懾服我矣句踐有局于此腹心之疾不乘急而乘緩緩則忘忘則逞怨毒所注吳能超于算乎此以豢吳者稔吳而爲所豢者

亦篤信以爲越果[illegible]就我矣假令早聽蠡言而靜氣以待何至來會稽之棲乎幸而能轉念焉則句踐一隙之明也不然越禍未有底也又令不用種計而觸戰以死安能延允常之祚乎幸而能改圖焉則句踐千慮之得也不然吳鋒莫可攖也要之以句踐較太王一則其辟獨斷一則其臣協謀處勢各異一則隣岐而有都可遷一則負海而無地可避遭時復殊遇其能事大

則一也

皇明由舉名士解元趙維寰評字無聲

辟獨斷臣恊謀有都可遷無地可避等語俱

是千古創獲

句踐事吳　其三　庚午官稿

觀越所以愚吳者而智徵矣夫敵惟耐乃勝也

欲殲之而故事之越善藏其奸矣且以道交隣

者用任易用智難而用智之國圖遷易圖守難

以小事大太王爲其易者在句踐更難矣春秋時好啓疆者莫如吳而與越容邇世受剝膚之災如脩怨者莫如夫差而與句踐尋讐時懷報復之念廼句踐何以事之哉焚寶玉殺子女背城借一此鳥喙之大言也在行成時猶且跳梁納管籥稱臣妾滕請于前此待命之實跡也當未許時可勝惕息夫夏臺羑里之囚在湯文猶臣子耳吳越則兄弟國也同是比肩而降心以

相事匹夫所不堪者國君能堪之乎句踐此時亦出于無柰矣去邠踰梁之苦在獯鬻猶戎狄耳吳越則嫗姁姓也共是帶礪而俛首以相事曩時所不甘者十且能甘之乎句踐此情亦苦于莫控矣夫亦與宗祊之不泯乎方伯連帥莫可恃也則借彼好諛之念以入而由今想之凡吳王率意之施皆古今未有之辱將欲俟氣數之自轉乎屈伸順逆無可憑也則乘彼好勝之

氣以投而自昔揆之凡句踐違心之受並詩書未有之寃寃不奇則毒不甚食心吮血誠有如子胥所料者吳賜越之說未可盡歸諸天也在句踐圖之已非一朝毒不甚則謀不陰合齊連楚洵有如逢同所籌者弱役强之會特在善韜其鋒耳乃句踐試之已有成效以小事大非智而何

皇明由拳名士解元趙維寰評 字無聲

一題三秇一秇自監一議只是讀書多眼界

淵性地靈不關筆墨

舜發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築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　庚午官稿

核聖賢于未遇有徵慨焉夫處困者多矣而發且舉者不少槩見人顧自奮何如耳且上古之世治天下與國者非皇上之胤嗣即岳牧之子

孫世系相及不以授他姓畀窮人何其隘也自
堯禪舜而賢路開宇宙局一變矣武丁物色傅
說而習氣破網羅目一新矣于是從側陋而驟
發者一乘運會而遞舉者五說者曰拔異才者
必須異識似也而謂有奇遇者必有奇窮非也
稼穡耒耜在二帝時始開矣迺何以至周至漢
而力田之科畊輿之典仍不離畎畝中求也師
儒藝極自三代時已然矣迺何以及湯及武而

莘之伊釣渭之呂又不從學校中得也名欽之設肇自仲尼前此未聞有所謂儒者即有之先王特游惰視焉安見版築等務瑣細而非居身之珍處士之徒橫自周末前此未聞有所謂士者即有之庶民亦尋常忽焉安見魚鹽等爲逐末而非資生之策下此而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諸君子亦猶之舜說膠鬲而已矣外此而士而海而市諸涉歷亦猶之畎畝版築魚鹽而

已矣如謂心性所鬱而厭之則農工商賈職業所關如謂聲色所迫而任之則儕耦等倫横逆不及以是爲憂患耶日用飲食幸得生太平之朝忘帝力矣以是爲安樂耶聖君賢相依然借作息之衆共遊處矣孟氏借以立論以激夫暴棄者而庸俗富貴起見眞以是爲不堪嗟乎後世眛此義以於陵灌園買臣負薪伯鸞任舂孺子磨鏡爲賤役爲任誕立異而天下風俗從此

壞矣但號章縫便笑沮溺異許行何孔孟之多也

皇明由拳名士解元趙維寰評字無聲

有奇遇者必有奇窮单爲大任二字周旋耳其實眞正英雄何處不可自見仲尼删六經憲萬世此任豈小蔬水曲肱樂亦在中又何苦焉

今人于果蔬諸種如石榴甘蔗蒲桃之類如胡

麻苜蓿之類皆附會以爲張騫使外國因而携至中原者夫物性與土性有宜不宜豈騫一一能早辨耶抑所携多種僅此數種獨存活耶

城狐社鼠得所托也冰山失所托也人智有不如物者物多疑而人多恃也狐鼠之壽不及人而冰之壽不及城社良可悲也

好秀才小試不利于取友求益不便父兄負高才而淪落不第于教子弟不便何也無徵不信

疾中于膏肓不可瘳也

與巽調人飲酒則話須點檢不然我本無心人談彼作有意之聽泛論其事也而彼私揣云此爲我而發也夫飲酒洽情適性反多一番魔障故曰如公輩者不可不與之飲酒此古人之苦趣也

理之一字在四書五經中不少概見不知何年倡起而宋人據爲準的乎中庸文理密察又曰

温而理然皆偏枯不完非若道德心性情等字樣可舉一以該百也

茂林叢木當盛夏時忽零黃葉數片枯枝幾條雖不足爲全樹有無然摧敗剝落之象已兆端矣人家科目聿興冠裳椄武雖一二不肖子孫棄書不讀親邪友遠正人猶盛夏之枯枝黃葉也賢父兄柰若何哉

佛生于西方而其教其經未嘗不流入中國老

子西出函谷關即無令尹喜强使著書而五千言豈容泯滅蓋業已與儒釋鼎峙爲三豈藉喜一人延其脉乎喜亦深于道者想素與𦕅習所云真人紫氣之說佯推尊之以聳動愚俗不如此未必信且傳耳

舉事雖無成而千古之下不以爲非者僅數人耳荆軻刺秦王丁建陽討董卓李雖業駱賓王討武曌施全刺秦檜君子悲其遇未嘗不取其

心
書賈射利毎假李龍湖批評即水滸傳西遊記
等小說亦不空過幸面識眞者少眞批評反不
快人心目僞批評駴可洞心嘆未曾有盖庸愚
別有肺腸別有臭味四海之外千古之下者合
符節故易售也更實繁有徒故廣售也予何以
知之于演傳奇時丑發陳腐科諢满堂大笑知
之于好會元好解元文初出生徒大駭知之于

僞谷董得重價知之于微巧朦眛人享忠厚名知之于假封君假公子假年伯假名士接踵于世而半獲厚賄知之于老實士大夫信游棍說謊造謗而反疎遠正直知之

國家功令以察吏安民爲本安民之法不外察吏而察吏之法有扼要處世間無賢衙役與衙役齟齬而謗聲交作者廉能之官也百姓蒙福矣與衙役比匿而譽聲蔚起者貪庸之官也百

姓遭殃矣蓋清官遇惡人如猫擒鼠本體十分粹白無瑕可指所謂廉生威也墨官遇惡人如鼠見猫暮夜之金彼皆有跡可據安得不心怖乎所謂慾不剛也昔有一直指按閩乃晉人也毎于路途出其不備擒住閒人問有司賢否此意即刻流播通省遂有衙蠹訟師窩訪地棍學梟偵其將至辦作農夫往來路傍果承明問因而顛倒賢奸壞清執官十餘員出真正强盗人

命酒五十犯自矜獨智如是則吏何以察而民何以安乎

凡人意拂境拂定有好文好詩相偪而出如天氣鬱蒸時物變化耳然此就才士論也若庸夫處拂則急不擇音所吐露反不如平時矣

富貴中原有好人只是富貴二字沉酣深了其處世也非杜絕祈求以保所得即攀援分外以圖所未得而去道日遠貧賤中原有好人只爲

貧賤二字痛苦深了非以爲耻而欲厭離即以爲恨而欲超脫而去道日遠此兩種人旣遠于道則愈近于俗旣遠于道則與有道之士交臂失與非道之類千里合而夢魂親夫安得爲我友耶

古人上書陳言即用于世或出于獄今人上書陳言如石投水蓋所上書之人原無奇智異能大率迂腐孟浪二種而受書之人權輕力薄不

足以薦拔豪傑且比古人更多一好貨念也
多言乃最賤之相人家子弟讀書而多言猶持
之成理出之成章不讀書而多言驢鳴狗吠殊
覺可厭然文人未有不喜譚者又不在多言之
側予少見胡元瑞孝廉娓娓而口吃壯見焉開
之會元沈銘鎮葉臺山二政府李湘洲大宗伯
俱喜譚玉屑霏霏襲人又能傾耳諦思予言或
在他人前未必如是吐露耶凡縉紳眼視鼻半

日不發片語者最穢之腸最劣之品也

宦途見客既茶之後主無一語乃速之去也不可不察色其渾厚者頻頻催茶亦係心中厭怠不可不察言至于投刺一節非世家子弟鮮中肯綮江湖假公子多從此敗露于故不明言也明言之愈難核矣

庚午九月廿一日見四川馬巡撫疏蜀中風俗即吏員承舍亦受投獻請　旨痛革此大可異

嗟呼鄰民之害在關提蜀民之害在投獻宮此者能動念乎否

村野細民遇同父異母昆弟相仇不啻吳越待異父同母昆弟相親不啻毛裏皆胡種胡習也胡人但知有母不知有父也

吾浙山郡山邑因買婢價高且難驟得富貴之家因此有三四十歲老婢終身不配者頗干天和然非法所能禁也況又律所不載蓋近山郡

邑其俗採薪爲業特鰥其傑以養全力使勇于負荷是亦一見也

浙兵多出于東陽義烏二邑其人長大精悍亦山川水土使然今海內概云浙兵浙兵非他邑百姓盡肯輕應募也浙兵眼疾心齊能覘望風色至于勇則不逮西北遠甚予意用浙兵非浙帥不可性情相習語言相通臂指之勢自能默調不寧惟是即蜀兵亦當用蜀帥楚兵亦當用

楚帥也方今四郊多壘必有以寻說爲是者况將卒同鄉則什伍之逃念漸息纓弁之剝削難施故廉頗曰我思用趙人

魯爲禮教之邦春秋時猶三代也武城之士非公事不至宰室者但澹臺滅明一人至形諸贊美則士習奔競自古已然何惟今日生祠櫛比而立去思碑刻德政錄軼軸圍屏出境迎送如是之狼狽也噫

都會之地薰蕕雜處擇交最難吾爲比匪者指示迷途試熟味之有人于此來至京師非應試非候選非爲商非處館非坐監非探親友而居閒非星命堪輿醫卜行術糊口又非定居置産效昔賢流寓計而逗遛不去食指不支別無生計如是之人非無賴惡少年卽神奸避訪者也卽不然亦走空生涯者也郄號于人曰我遭家難或曰某故舊薄我或曰原爲某顯者來不料

適逢其敗官且物故或曰途遇風波盜賊資斧竭而難歸或曰公祖父母佬之避地而來種種謊言未可輕信況天下有文理不通之儒即有文理大通之冦漫然援幫受累非淺即有彼鄉邦桑梓與之作援亦必細按其作援之品何等人物又必面相質証考其素履不然是彼自已所謊說仍屬烏有先生未可知也即其黨類互相騙張亦未可知也

告示以曉民調弄文詞愚民不解只有考試生
儒示約不嫌藻繪彼原係讀書之徒然膚淺生
儒猶有不盡解者矧顓蒙所讀何書欲以明民
顧愚之乎須方言俗說迺爲得體

秦時有阮翁仲者身長二丈三尺始皇時拜臨
洮守威震匈奴及卒始皇鑄銅像置咸陽宮司
馬門外匈奴至者皆下拜後世墓前設翁仲想
昉于此乎凡　論祭之墳方敢陳設翁仲此原

屬國簿儀也

人臣莫難于得君管仲晏子相信于桓景孔子所不及也故以其君覇且顯伍子胥相信于闔閭范少伯不相信于句踐故子胥死吳以報王少伯去越以全身其他得君而美業令名不少概見者王安石之于宋神宗虛此一段委任負此一片屬望深可痛惜

宋時廷試進士有一人耳甚大御覽及之曰朕

耳小汝耳却大何也是人伏而對曰驢耳大龍耳小帝問此何所本曰本于藏經某卷某葉郎時查驗果爾遂擢狀元及第人何可不博學哉

嘉靖時一孝廉游戲平康見屏風上有墨刻御製敬一箴熟記之及中式大對衆皆茫然惟此人詳悉無漏亦擢是科第一人好學之士即狹斜處亦得書力也

慈心人有三戒見殺聞殺特殺俱不食魏瑞旣

敗錄枉死諸臣裔各廕一子此自　聖朝弘恩
然孝子所不忍也借父皮骨血髓換一頂進賢
冠借父炮烙刀鋸易一領錦繡服殊非君子遠
庖厨意惟哭泣憂思終身孺慕方得體即䟽懇
辭官未得　俞旨亦當俟數世後襲之比于食
不聞不見不特之肉可耳
人世千蹊萬徑總歸于財花菓千變萬態不離
乎糞其有不愛財之夫不受糞之卉特異數而

非同情造物視之亦躍冶之金耳

文章能說透世態物情者其心體光明故也戰國則韓非東漢則王充六朝則劉孝標宋則蘇軾　本朝不多幾人唐無之矣其他文人非不曉暢而不欲說不敢說推其不欲不敢之故朦眛多矣而自托于不忍說不屑說殊可笑也

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則婦人職掌專在是矣然一切醬瓜醬茄醬

薑等物惟寺院僧道獨精美異俗家何也惟無婦人故也若酒肉僧道陰藏婦人在寺院者其醬醋等物亦與俗家等由此觀之不但願修仙佛者當出家而求田問舍之徒更當出家矣

神堯聖舜繼體弗類未五世而澤斬矣儒生所謂開萬世之太平者豈空談哉如稷敎稼契明倫之類如黃帝制五兵皋陶愼五刑之類皆剏也非因也

舌者心之苗人之將死舌先僵焉出語含糊不明盖心先死耳夫國之有文猶人之有舌也文章近鬼近囈非佳兆也人死有死之症候國亡有亡之症候死症候庸醫不知而良醫知之亡症候賈人不知而文人知之良醫知之則不投藥文人知之則不出仕

後學張素餳客甫較

沈氏日旦卷十一終